明臣奏議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臣奏議

(二)

清高宗敕選

明臣奏議卷四

扶植綱常疏成化二年

臣聞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知禮義不顧流俗。陳正論以扶綱常者。是用緘默因循年今。今臣若又欲言而不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不可以爲人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者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

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册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於君親爲當代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隨以員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陛下誠能於退

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詆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略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

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利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利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知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敝。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夫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愚昧。豈不

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己。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政務疏成化二年　商輅

臣叨居內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上塵睿覽。一、勤聖政。臣惟自古人君，總攬萬幾，未嘗不以勤爲本。如堯、舜、兢業於一日之間，大禹克勤於寸陰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逸一篇，諄諄以逸爲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靖之日，可頃刻而忘於勤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鉅細，悉經御覽，固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何者爲足國裕民之道，何者爲安邊禦敵之術，何者爲才賢當任之而不疑，何者爲奸貪當去之而不容，伏望皇上日以數事詢於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或令疏陳其事，乞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於趨事矣。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求言爲務，堯、舜詢於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言，莫聞其實，此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慚德雖多，惟納諫一事，高出近古，用能彌縫缺失，易亂爲治，史册書之，以爲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僞相半，至其晚年，漸不克終，是以不能無愧於帝王耳。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

寧。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太平之治。其機端在於此。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並賜優容。所言可用。卽爲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及成化元年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調。如羅倫輩。乞敕吏部查取。量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可進。治道可成。一、儲將材。臣惟今之議者。率以將臣乏人爲慮。殊不知自古及今。未嘗借於異代。特以智勇之士。或沈困下僚。或棄置閒散。才能未著。人不見信。爲今之計。宜倣前代武舉之法。必須儲養試驗於先。庶可委任責成於後。乞命內外重臣。會同總兵等官。於在京各營、各府、各衞、現任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鎭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精加簡選。取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近便處所。時常操練。空閒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略。就三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官考試。如果弓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爲上等。或弓馬雖熟。兵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爲中等。若二長俱無。列爲下等。三歲三考。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而將臣不至缺乏。一、飭邊備。臣惟禦敵之要。邊城爲急。邊關次之。大同、宣府、等處。軍馬宜多。糧草宜廣。若不豫爲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遲則緩不及事。速則人馬疲乏。虛費糧賞。訖無成功。兵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勞。是也。乞敕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馬糧草。增置墩臺器械。遇有聲息。就便相機行事。不必臨期調撥。其山海至鷹門關中。如喜峯、古北、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闊。多有山坡小徑。可通人馬。如往年邊警。何曾經由正關。率皆越山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雨水衝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敵至莫禦。乞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官

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者小坡平漫。可通上下。卽令刓削峻壁。使敵人不能攀援。何者蹊徑可通往來。卽令營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疑。一、汰冗濫。臣見吏員考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於人。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事。何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於下哉。又況累積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冗濫之弊。有不可言。當道慮其冗濫也。於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混及他途。概加屏黜。彼貪酷不才。聲跡顯著者。固無足怪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始熟。政務必久而始諳。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欲流之清。必先濬其源。慮官之多。而不愼選於出身之際。徒裁損於任事之後。非良法也。乞敕該部。今後吏員考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則賢否不混。而冗濫可革。一、廣蓄積。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著實飢民。一概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臣思宋時朱子社倉之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數年之後。息米不可勝計。此誠良法也。今後各處豫備倉。飢民關過米穀。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戶內。別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關給。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訪得各處提調正官。不行親閱。展轉委付。致使看倉大戶人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插和糠粃、沙土等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銀物。名雖無

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於上律下襲。故詔詞止及於祖述憲章也歟。我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缺典。臣愚望皇上斷自宸衷。於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則於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兼盡矣。臣又思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諸賢。雖我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封爵。乞敕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文幸甚。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太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於體用。此其教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意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時朱子。慮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於是輯爲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時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是誠幼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戶也。今之府、州、縣、學生徒。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考察其實行。庶幾學無躐等。將來得用矣。

疏入得旨所言有理。著該衙門看了來說。

乞分豁土田疏 成化五年

彭韶

臣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豈不欲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且以臣所勘眞定七地言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洪武二十八年。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徹科外。新開荒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宣德六年。戶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眞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請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幷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理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鹼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鉛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皁隸等

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多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到彼時。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不覺自失。不臣重擾。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責韶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

謝　鐸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璟、幷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恆竊愧懼。思欲仰酬

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趍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尙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卽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苛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

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是數君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爲左右啓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爲迂

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爲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制。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爲責。不以未信爲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疏入。帝不納。

陳京衙官職因差騷擾疏 成化十一年 彭韶

臣近准本司所屬驛遞申呈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差千戶舍人等進象六隻。沿途非法拷打。勒要銀兩。陵辱上下。逼打驛官等因。到司。臣聞自古帝王不患娛心之不足。惟患德業之未隆。不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於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則休息物力。三者在陛下盛德中。無所不至。而羣臣或不能仰體聖心。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於其事。因而作非。遂使遠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階也。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屢貢象、馬、禽、鳥等物。雖曰敬奉朝廷之意。然而孜孜於勤奉外物。未見其爲淳實忠愛也。伏聞禽畜之類。內苑已備。非所急用。有之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送。勢必勞擾。承遣之人。狐假妄爲。亦或有之。伏乞陛下廣德業之盛美。念成守之艱難。斷自聖心。將前項物件罷去。嚴敕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舞。聖治永遠無

極矣。
疏入。帝不納。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惟衞所官軍。本爲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美觀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盔甲槍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財殺命。或截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覩大明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例。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剿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卹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效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良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期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他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由焉。或士官令家奴糾合部

民而爲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民而爲之。盜以士官幷管莊之人爲主人。贓俱藏於其家。誰敢搜捕。此雲南強盜所以多於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應決強盜。依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至日。或死於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敕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士官幷管莊之人。縱賊爲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所獲幷已獲未結強盜。三司會問明白。同在獄已問結者。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就便處決。仍於打劫之處梟示。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賊盜不敢肆矣。疏入。帝從之。

論駕帖無印信疏 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叨掌風紀。材疎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衞百戶汪清。自京師齎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衞百戶宋鑑。臣竊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給批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印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僞也。今齎來駕帖。既無監科印信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臣等題邊外脫回內地軍丁事。都察院奉旨選官。往勘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今原差郎中鍾蕃等齎前旨。於本年九月初

六日到雲南。提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百戶汪清又齎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所疑者無他。惟爲事體之不一。蓋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逖孤蹤。劾炙手可熱之權要。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此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鎭非人。因而失陷。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其罪與否。朝廷自有法度。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倖免。亦豈忠臣、孝子、所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疏入。改恕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但抵盧安等罪。

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成化十八年　王恕

臣始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於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悉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尙多。若王敬此行。爲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卻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愼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

以邁湯、武。尙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疏入。帝召敬還。

陳治安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邊者敵人入侵。內外戒嚴。朝議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既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漕運之轉輸。陸路之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鑛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衞所、又有外衞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糧費於冗食。財費於侈用。軍疲於差占。若王師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王師凱還。此實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用命之所致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既遁。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爲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陛下當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

功敍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愼賜賚。節用度。則不厚斂而財自足矣。免奮士輦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閱。養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既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作。設有邊報。需軍馬。即有軍馬。需糧草。即有糧草。需賞賜。即有賞賜。剋期以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於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於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於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爲國之心也。惟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

疏入。帝從之。

制治保邦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誠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於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於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臘之亂。而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罷前項無益之事。專以節用愛人爲心。使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

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于亂。而生於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憂也。陛下雖精一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人。感戴聖恩。思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干進。誠恐浸潤日久。嗜慾日滋。糜費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卽不幸有數年之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爲計。欲如今日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制治於未亂之時。保邦於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億年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爲鑑。仍敕多官會議。制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疏入。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成化二十一年　彭韶

臣伏覩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陛下儉約之德已著。茲者鎭守內外等官。間有進奉。仍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皆減膳徹樂。豈宜轉令進奉。此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進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將此項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陛下用人詳愼。至於近日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大臣。無故而加之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愼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力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愼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眞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隕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山陝救荒疏　成化二十二年　王恕

臣伏聞邇來禮部因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題請查例。令僧道關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聞湖廣鎮守太監韋貴奏稱。飢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通行該巡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開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鎮、河、海之神。臣有以見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之詩。所謂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何以過之。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閭閻小民、貧難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今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糧米無徵。亦須別作擘畫。仍敕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卽使加意賙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飢。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

含生之類。益將感戴於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璿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譔。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

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册。隨本上進。

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漕運議 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原註、見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原註、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註、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

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卒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爲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之糧積雖多。而正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註、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

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猝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原註、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即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册。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舟海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

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於運河窄淺。船艫擠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議奏。帝不納。

陳時事疏　成化二十三年　鄒智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

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棱。恬於伴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辜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則黜之。孰爲夷簡則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羣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既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使之得展底蘊。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亮直。林俊之

隅方張吉之純雅、或斥之、或疎之、或竄之、使不得一遂。此豈上天生賢之意哉。臣願陛下將王恕等分居要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者。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掃除之役、頃年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刑餘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鎭撫、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以應事耳。臣願陛下思義理之難窮、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濫陞內官奏弘治元年　王恕

臣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陛下前將內官論年遞陞、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

貨利。及登寶位。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歟。況今北敵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有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遇節日。各量陞一級了罷。

請講學聽政疏弘治元年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異世同心。孟子於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爲而天下治也。陛下御極以來。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勤政若此。可謂堯、舜之君。故天下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侍從。伏覩陛

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闡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言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外朝之時多。處深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萬幾閒暇之際。湛然

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幷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至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其譸佞諂諛者。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網舉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諭。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卽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疏入。帝從之。復午朝。召大面面議政事。

講明律意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

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敍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愼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於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爲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繫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行窩藏強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至死。亦可止問擬。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俱問擬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眞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天下

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幷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著。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辦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尙然。則其餘府、州、縣、衞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臣愚乞敕兩京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並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並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敕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辦事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枉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疏入。帝不納。

請勤政事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邇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愛皇上之意也。皇上憂勤惕厲。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爲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與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於勤。勤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於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實相脗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皐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恭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卽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朝午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頤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皇上清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志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於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於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於初政。祖宗之規。不改於今日。其於聖德。實非小

補。而底堯、舜之治。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六

陳治道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竊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答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

盡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愼、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撫拾以戒贓官。自古重贓吏之計也。蓋贓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故我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敍。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拏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撫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讎怨原問官員。撫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汚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揑虛詞。撫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弔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衞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

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尙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爲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眞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淸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汚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

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奸弊滋甚也。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汚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汚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並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乞敕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諉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而奸弊爲少革矣。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爲名。肆意科斂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敕。切責各邊鎮守、總兵。並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爲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

污之斂跡。倉廩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逐術士以防扇惑。竊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果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夤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臣愚乞敕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忘妄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敕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拏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爲尤重。蓋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赴選遠近。考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

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逢考選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卽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

員。敢有似前揑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竊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之敕。比之穿窬之盜。今弊猶存。並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皁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揩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敕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恆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

糧。而各邊亦止有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乞敕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衞、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殼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閱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積儲可廣。而國用爲之不乏矣。一、恤士人以防後患。竊惟思患豫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竊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滄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外民。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甲。終係各俗。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爲不增。況其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刼。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臣愚乞敕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衞長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外民。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閒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竊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繫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

繫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恆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臣愚乞敕禮部通查天下並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坼毀。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肇造丕基。太宗文

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自成治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樣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四夷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傳之四方。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外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四夷。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繫甚重。臣愚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並局長等參奏拏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歡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邊。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以進貢爲名。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

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臣愚乞敕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外侮。竊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建之初。設衞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卽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册籍之可查。衞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衞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攢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衞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現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現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邊騎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啸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臣愚乞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衞、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衞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衞、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册。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册

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敕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册送兵部查考。其現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疏上。得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防邊患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於未亂。凡事固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人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爾濟巴勒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保喇

瑪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剿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衞所罷困已極。敵人知我虛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挫衂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邊衞官軍斬獲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邇因甘涼等處缺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轉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即因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敵人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思患豫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涼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擁衆犯邊。有無足敷調用。如或兵數不足。豫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綏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

士馬。遇敵入侵。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敵人大遭挫衂。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於必行。仍乞敕戶部查算甘涼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彀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趲運。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爲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憂者、無過於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疏上。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　弘治二年　倪岳

臣謹奏。看得賽瑪爾堪所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畜留之於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眞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眞。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番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尙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番先於成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

既然各處倣傚。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堯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番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賽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卽今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眞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卽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有用而易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番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於所在地方。支給官錢。量爲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腳力。送回廣東。量予賞賜。

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修理。著令撐駕回還。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猙獰異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剌加、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於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賽瑪爾堪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番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卻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弘治二年　余子俊

臣竊惟京師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煙輳集。貿賣繁華。實有一等不務生理、各處逃往軍匠、囚徒。心腹相結。三五成羣。爲非作歹。人號喇虎。迨至家業蕩盡。卻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踢氣毬。贏者得財、仍恣所欲。輸者喪氣。袖手無爲。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刼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敕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量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衞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

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裏城外官民、排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於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工部。遞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發遣之數。果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鄰右窩家。今次並以後容留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各官就行審編火夫。除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優免本身。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拘幾丁。盡行編爲火夫。輪流坐舖。每夜務勾一十五名。幷力捕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戒鄰右。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審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册。各官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仍乞敕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迤南北直隸三路軍衞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奸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得隱匿。再乞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事由。詳載於內。昭示臣民。以爲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爲致盜之弊。何者爲弭盜之方。俱令條奏。以俟酌行。臣謹奏。

疏入。帝從之。

恤民弭災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謹奏。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爲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

朕當檢身飭行。祇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圖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爲民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於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尙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況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擡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兩。尙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匹。京班皁隸。各閘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穰苗撞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雇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盈於道路。致災之由。恐在於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土硃、生漆、鐵線、肥皁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禮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於億萬斯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卽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

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於民者、十之八九。內而飢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刑峻法。日加箠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可得乎。其追賠馬匹擡柴夫役已經兵、工二部覆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尙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回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伏望皇上法成湯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敕戶部速行巡撫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本府所屬現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徭役共若干項。每項用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之日。該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爲裁減。中間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府。今後每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永爲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朦朧。具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敕戶部豫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飢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作急定奪蠲免。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國休戚。覩茲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是戶部知道。

正罰俸奏疏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折算。追罰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即加罪。止是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

進鹽場圖冊疏　弘治二年

彭　韶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於深宮之中。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

大夫少知之者。況於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謹爲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戶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戶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偸物踐。欲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間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既無現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爲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蓋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册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七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弘治三年　王　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於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爲後主告。實所以爲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覩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綰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綰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而不爲之處置乎。夫爲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於既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

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昧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還前旨。另爲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爲國之心。非敢徇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聖旨以爲事已發落了訖。臣惟此事雖小。關繫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再易之不爲過。要於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卽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蹕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言。未嘗以不合己意而不從也。伏願陛下昭日月之明。察芻蕘之言。廓天地之量。赦狂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檃括。別作處置。使內外無分彼此。而人心服。則治體不致虧損。而朝廷尊矣。

疏入。得旨。朕意以蔣琮守備。不宜輕動。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恤民弭災再奏疏弘治三年　馬文升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爲民也。人君簡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爲民也。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故皐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

民如傷易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者必先於節用也仰惟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於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治之要行之已效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蝗蟲晝晦地震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銀三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擡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三十萬兩京班皁隸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郡主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薨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迫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於天災異之召實由於此況近來內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司徵收急於星火北方之民別無恆產止是種田既要完納糧草又要備辦料徵收成甫畢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遞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產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黃不接所在倉廩空虛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

意外之虞遂起賑救之儲不可不豫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宗祖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爲減省敕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敕該部將前項果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皁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皁隸去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弘治四年爲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後仍前補解再乞敕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爲民害者就便黜罷勤於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區畫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役一豪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爲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

異可弭矣。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疏上。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 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覩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愼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爲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愼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大明律保辜限期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疑。夫鬬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去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滿爲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卽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

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被毆之人。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覩墮人胎條內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

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竊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尙然。則其餘府、州、縣、衞、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南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尙書何、大理寺卿馮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爲適中。且互相鬬毆。若於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卽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尙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於死者反輕。於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於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於生前矣。再考祥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死者。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於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內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明。往往引宗元爲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鬬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鬬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內不能平復、纏綿至於限外而死、情眞事實者。仍擬鬬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眞情。力爲辯明。不許拘於限內。畏懼原告刁潑。將被告之人。一概問擬死罪。致有冤抑。有傷和氣。庶於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

疏入。帝不納。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弘治五年

林　俊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敍九族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

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現移東寢。萬分驚虞。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豫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向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茆茨不翦。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茆茨之盛規。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肯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

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於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訣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者。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 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爲此耶。臣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皇上諭令羣臣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已。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明指曰、某爲奸之

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尙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蔀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衞民。敵騎一至。而邊氓之身家。蕩然一空。臣虞今日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恃也。其可不及是時而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方今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尊無二上。足兵、足食。綽綽有餘裕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周世宗高平之戰。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之根本。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循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要不外乎眞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此一書者、眞聖學之綱領也。人主不但於經筵日講。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

漬融化於一心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外患之不弭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邊境爲尤甚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訪察無事則蓄養其才力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唐憲宗討淮西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

疏入帝從之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　弘治六年　倪岳

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祭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款。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又一款。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於千古。垂至戒於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煽。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奸。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

即係淫祠。俱各查考。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於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艱於輟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於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疏入。帝從之。

請豫教太子疏　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養蒙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憂深思遠。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於兩宮。皇天眷顧。祖宗垂佑。誕生皇子。寔出中宮。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教養也。蓋童蒙之時。良知良能。未有所誘。天眞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日雖有良師傅教之、亦難入矣。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衞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必教之以眞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見。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八歲。教之

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愼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回邪詭祕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邮。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至於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上。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尙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於潮神廟南北各

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圖經久。若此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尙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勢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臣愚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疏入。帝嘉之。賜璽書褒美。

申明律意疏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衞捉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衞午

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卽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旣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請會集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多官審錄．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旣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衞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衞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杖、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卽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杖眞正．毋撓於勢要．毋拘於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

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法司知道。

請添巡撫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巡撫官員。或都御史、侍郎。以節制三司、比時惟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蘇、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巡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劉、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爲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爲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爲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勦平。彼時兵食尚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羸鼠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賊。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哨聚日久。爲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爲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

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聽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於福建、浙江添設巡撫官員。未蒙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爲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弭之於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方爲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爲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內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盜安民爲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敕行事。

疏入。帝不納。